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“闻香识女人”于我而言是一种愉悦的感应。我闻的不是女人的香水味，而是能传达芳香、灵魂中有香气的女人。

送到面前。我们格外珍惜浓香咖啡带来的活力，工作效率更高了，彼此的感情也在这一天的香味回

闻香识女人

章慧敏

记得脑海中跳出“闻香识女人”这个词时缘于“公众参与馆”的同事“金鱼儿”。那是在上海世博会举办前，一声号令，我们这些来自各个单位的成员组成了“公众参与馆”的筹备领导小组，每人负责一个项目。不难想象一个从无到有的展馆、一个从计划到实施的项目需要我们付出多少心力、精力以及压力，“白加黑”是工作常态。

那天下午，一阵咖啡的醇香突然弥漫在办公室的角角落落，香味无须眼见，闻到了就是好心情，我们享受着金鱼儿把在咖啡机上煮的咖啡分送给大家醒脑。这段小憩的时间特别快乐而轻松，眼睛离开了电脑屏幕，绷紧的脑神经无拘无束起来。头脑清醒、思维自然明晰。

这以后，下午的“茶歇”成了团队的固定节目，佐以咖啡的小食也越来越丰富，“网购”让来自全国各地的特产转天就能

那让我有了画面感，几种香混合着勾画出一个讲究情调的精致女人。金鱼儿在单位的工作并非轻松，可她却有自己的解压办法，她的DIY不仅饶有趣味，还提升了生活品质，也让朋友闻到了香的情怀。这种自创的情调与奢侈无关，是花再多钱也买不来的。



智慧快餐

“闻香”交流却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。我俩是玩伴，又同住一条马路上，两家自然而然走得近。泽华有位性情温和的巧手妈妈，到她家蹭点吃的我是一点也不会拘束。难得泽华报信说她妈妈要做蛋糕了，立马屁颠屁颠地跟着她回家，站在煤气烤箱前再也不敢挪步了……

那是计划供应的年代，因为做蛋糕的原材料不足，限制了我们的畅快享受香味和美味，可每一次三斤重的大蛋糕从烤箱取出时，满屋的香气让我们这些孩子的眼睛都直了，能够分到一二片得珍惜，哪舍得囫圇吞进肚里？

曾经的记忆都是铺垫，如今再不会有缺少那的尴尬了。泽华家的蛋糕由奶奶传到妈妈手里，然后又传给她，黄油鸡蛋核桃葡萄干和面粉，这些寻常物品在她的配比后，居然让吃过这蛋糕的朋友在每年新核桃上市后就盼着她的蛋糕季“开张”。每年吃一次，每年赞一次，而她



智慧快餐 有容错的氛围，才有试错的勇气。

呢，听到夸奖便眉开眼笑，这种神情如同大厨烹制了一桌菜肴被一扫而空的满足。

我从同学的身上看到一个灵魂有香气的女人任何时候都不晚。泽华已是做外婆级的小老人了，却在时光的打磨中得到了生活的犒赏。做蛋糕只是她四季中的一季忙碌，除

此以外她弹琴、画画、摄影，烹饪无一不精通，那份从容和淡定让她避开了生活的被动。

社会节奏越行越快，女性的压力也越来越大，然而，善待生活，生活才会善待你。正如同食物要有鲜味才好吃，女人要有香味才有趣，家庭事业两不误的女性最美丽。

我家小区门口，有一家早点摊。听小区里的老人说，这个摊和小区一样老，至少开了十几年。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妻，有着中年人显著的特点，胖胖的，看起来亲切，每次说话，还未开口就先笑了起来。早上时间匆忙，我总爱买两个包子一杯豆浆填肚子。时间久了，每次我路过早点摊时，摊主好像算准了时间一样，都刚好帮我打包好。包子热乎乎的，却没有在塑料袋里闷出来的水汽，口感和刚出锅时一模一样。我边赶路边吃，让我想起在家里时，母亲掐着我出门的点，为我备好早点，塞在我手里。对了，还有一句温暖的叮嘱：趁热吃。

在一个十字路口，我被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姐撞倒了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大姐就对着我一顿嚷嚷。我想辩解，可一句话都插不上；本想站起来，可能摔得有点重，一时又起不来。大姐更生气了，说我年纪轻轻就想讹人。大姐的嚷嚷引来了很多人的侧目，我又急又恼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这时，一位阿姨走上前，轻轻扶起我，对那个大姐说：“别说了，我们都看着呢！明明是你在闯红灯撞人。”阿姨的话得到了围观者的附和。

一次加班回来时已是深夜，因为工作上的失误，我被老板狠狠地骂了一顿。走在大街上，我越想越觉得难过，忍不住蹲在路边哭了起来。不多时，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，抬起头，看到一位老人站在我身边。她对我笑了笑，把手里的一束花递给我说：“我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啥心事都没有了。”我见过这位老奶奶，她常常在夜晚的街边卖花。我点点头，打算掏钱给她，老人却连连摆手，坚持不肯要，只留下一阵清香和一份温暖。

在生活里，总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时刻，让我们感到温暖、欢喜和鼓舞，让我们觉得人间值得。现在，很多人喜欢把“人间不值得”挂在嘴边，这大抵是为了表现出一种故作潇洒的态度吧。以为装作什么都不在乎，便能避免自己受伤。但最早说出这句话的李诞，他的本意并不是如此。其实李诞的原句是：开心点吧，朋友们，人间不值得。是的，开心点吧，人间不值得我们去悲伤、难过、失落、痛苦，它值得我们更加积极、努力、乐观地去生活、去奋斗。

愿你历山河，觉得人间值得。我觉得，这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祝福，也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。

人间值得

张君燕

现代人机不离手，这个机，就是手机。手机的重要性，已不用多说了。偏偏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却不慎遗失过一次。

那晚，我在上海大剧院欣赏德国德累斯顿管弦乐团演出，音乐会火爆，听得我心花怒放。回家乘

机——没有。我一惊，马上又去客厅的外衣裤口袋一摸，依然不见手机！我被惊出了一身冷汗！从刚才听音乐会时的大喜，到现在手机丢失的大惊，真有乐极生悲之感。

我坐下来细细回忆。音乐会后我在八号线上用过手机，转七号线后又拿出过一次，然后手机被放进包里，再也拿出来过了。手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遗失的呢？有可能是在七号线锦绣路站出站时，不小心把手手机也带出了。

我用家里座机拨打我的手机，只听铃响，无人应答。唉，捡到手机者，怎会应答呢？见我愁眉苦脸，女儿建议我再拨打一下手机号码试试，可依然无应答。就在我失去信心时，电话里传出了一位女子的声音，女儿与她简单交谈

后，挂上电话告诉我，刚才接电话的是轨交七号线锦绣路站的工作人员，她说有人拾到了我的手机，交给了地铁站，让我马上去取。

闻听此言，我欣喜若狂，即刻就出发。夜已深，轨交马上就要停运了。那位工作人员经过核实后，把手机给了我。我询问那位拾金不昧者，她说是站里其他工作人员给她的，她也不清楚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的一位同事打我家里电话，说昨晚有一位男子拾到我的手机后，辗转半天才联系上我，要我去地铁站取手机。这位好心人真是细心啊！我除了感激，还是感激！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数月，但我在用手机时，还是经常会想到这位好心人。

不知他能否在报纸上看到我对他的诚挚感谢。如果能当面谢他，那就更好了！



夜光杯

老师胸闷呕吐，经诊断，前间壁心肌梗死，立即被送入抢救区，放好支架，转危为安。老师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三天后转入普通病房。我当即去探望。新造的心内科大楼，漂亮。病房在高区。那天，我等了很久才挤入电梯。我对电梯女操作员有点埋怨地说：“人太多了。”她说，那些都是家属，最夸张的是，曾经有个病人最多时有十七个人陪伴，一部电梯都乘不下。听后我觉得有点夸张，但眼前的人满为患，确是事实。

进入病房大门，走廊宽敞明亮。中间是宽大的护士服务台，右边是病房，门都敞开着。人们可随意进出。病房里，间距很大地放着三张床。虽是普通病房，条件也很不错。老师的床靠近进门处。我在床边坐下，用手示意他不要说话，怕他累着。突然一阵嬉笑声打破了病房里的安静，原来在最里面的病床边围着四五个人，正毫无顾忌地说笑着，病床上躺着的是等候手术的年轻人。中间的床边也围着三四个人。病房里连声响亮的喷嚏声更是刺耳。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。老师年

近八十，刚装支架，抵抗力差，要是感染其他疾病怎么办？我望着那些毫无收敛的家属及探望者，突然有了一种厌恶的感觉。为了老师的健康，我向护士提出建议，能否让在病床旁陪伴的人离开几位？护士对病人的责任心促使她马上去提醒，病房里终于又恢复了应有的安静。

不知怎的，我突然想起多年以前的事。那时探望病人，必须在医院大门的入口处，在规定的时间内领取探视牌子，一般只有两块，还需报出病区病房与病人姓名后方能领到。家属人多自行轮换。它虽给探望者带来了不便，却有利于医院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，也能保证病人健康的恢复，大家明白道理，也都愿意自觉遵守执行这样的探视制度。高大的现代化医院大楼、拥有精湛医术的医生，但在这个堪称一流的环境里，躺着不少生死一线间的病人。医院里的绿色通道畅通无阻，为抢救病人的生命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，但我还是希望，为了病人安静的休息环境，医院能做些制度上的约束。



边看边聊

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养成了嗜好的习惯，收集各地的报纸，尤其是它们的创刊号。还记得我收集的第一份报纸创刊号，是曾经供职过的单位：皖江晚报。那时，我还在当地的公安局工作，因为大学学的专业是中文，所以，一直梦想着能进文化单位，恰逢马鞍山日报要创办一份晚报，便毛遂自荐报了名。皖江晚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为第一篇通讯稿，那份散发着油墨香的创刊号，成了我从事新闻行业的一个起点和见证，被我珍藏了起来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正是纸媒最兴旺的时期，一大批晚报、都市报应运而生，这也成了收藏报纸创刊号最好的时代。我最初对这些创刊号的收集，看中的并不是它们的收藏价值，而是拿来学习的。因为，创刊号是经过长期酝酿，精心打造出来的，无论版式还是内容，都十分有看头，最有嚼头的还属创刊词。一篇优秀的创刊词，短短数百言，往往看得人热血沸腾，激情澎湃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去外地出差或旅游，我都习惯性去两个地方，一是去报亭买几份当地的报纸。二是去旧货市场，淘当地报纸的创刊号。很多我收藏的创刊号就是这样得来的。有一年去兰州，在西固旧货市场，意外地淘到了好几家匿名不见经传但颇有特色的行业报创刊号，有一份竟然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老报纸，真是惊喜连连。

据说，报纸的创刊号会升值，日本的《东京大学报》就曾以100万日元的高价，向社会征集他们的创刊号。于我收藏的这些创刊号，于我而言，其价值更在于闲暇之时偶尔摩挲，以感知、重温一代代纸媒人倾注其上的智慧、心血和情怀。

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元旦，我意外地同时得到了两份报纸，一份停刊号，一份创刊号。停刊的是《华商晨报》，偌大的封面上，12个字，将多少人的心击碎：“看见了/知道了/走过了/不说了”，这是一次可能永不再见的告别。让人无奈而心痛的是，停刊号也许会像当年不断涌出的创刊号一样，成为收藏界的新宠。而让我稍感欣慰的是，我同时收到的另一份报纸，是新创刊的《少年学报》，今天，它就像一棵嫩芽一样，给人一丝温暖和希望。无论是报纸的创刊号，还是停刊号，这一张纸，都承载着纸媒人和读者永不蜕变，永不熄灭的情怀。

前些日子突然心血来潮，开始整理书房的一角，原因是书房似乎显得“越来越小”了，想扔掉一些旧书。结果与愿望大相径庭：我竟在了一本名叫《中国最新仕商尺牍教科书》的线装书上停留了足足一个多钟头，那是我念小学六年级时祖父作为语文课外读物买给我的，这不能扔的，因为它远远胜过某些新书。

不过这本书很黄，但它不是呈斑块或斑点的黄，而是所有纸张一样均匀地黄。原来，中国古代为了防止木蠹（蛀蚀木料和纸张的蛀虫），特意用辛辣和苦味之物染纸，故纸色显得较黄，所以古人称书籍为“黄卷”。这样的纸还有个好处：写错了字可用雌黄改，古人抄书或校书离不开雌黄，改后纸就恢复成了本色。

西方造纸尽管不用“致黄”物质染纸，但由于造纸的主要材料是木材，木材中的木质素是纸张泛黄的“推手”；木质素能使纸张泛黄具有一定强度，但它同时也是纸张泛黄的“主要责任者”。即使使用化学漂白剂处理后的纸张，也不能阻止本身的泛黄过程。

有一种纸叫“无木纸”（说是“无木”，其实还是用木材作原料的，只是生产过程中将木质素用化学方法去除了），这种纸张中的主要成分就仅存纤维素了，纸张的白色倒是可以保持下去了，但是为了保持纸张的强度而添加的粘接剂是带有潮湿空气的，如果存放不得法，纸张会作出负面反应：变脆。而且，为了保持纸张的抗老化能力，还要经过化学处理，做成“无酸纸”（不含酸和氯化物），因此“无木纸”的生产颇为费时、费工、费钱，通常只允许用在印制极其珍贵的出版物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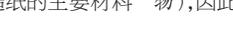
有了复印机和扫描仪，现代人很容易复制书页和资料了，但不少旧书或旧报纸，不仅已经泛黄，还有脆性、虫蛀等缺点为复制带来困难。因此人们希望用一种扫描仪，不需要翻开书可一次性将一本书扫描复制下来。几乎所有的档案管理人员和藏书家都有个梦想：让更多的读者能读到古旧书——珍贵的书，但最好不要去翻阅，以便让这些文物级的善本、孤本不受损害地留存下去。据悉，世上已经有人研发出一种能对合上的书进行扫描的仪器。这种扫描仪称为“太赫”扫描仪，即采用太赫频率范围的电磁波进行工作。由于太赫频段是一个交叉过渡区，它既不完全适用

光学理论来处理，也不完全可用微波理论来处理，所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一度被称为“太赫兹空白”。太赫射线和X射线一样，能穿过许多固体材料而对材料无损伤；和X射线不一样的是，人的皮肤会把太赫射线反射回去（故能用来检查登机旅客是否携带武器或炸药）。由于书的纸页之间有很薄的空气层，它们也会将太赫波反射回去，根据反射到高分辨率摄像头的信号形状和能量，就能分辨出书页上的字母（汉字可能需要专门的软件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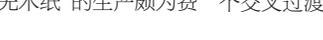
除了大型博物馆，工业界也对“多层物体扫描仪”颇感兴趣——检查工业产品中复杂的涂层质量。有专家说：“很抱歉，目前最多只能同时扫描9页纸。不过离最终目标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”很多所谓的“旧书”，不但不能扔，还必须想办法用现代科技加以保护，进行无损复制。

雅玩

雅玩



知死



黄卷不厌百回读



边看边聊